

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



诺贝尔文学奖/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梦中佳人

[瑞士] 卡尔·史比德勒 / 著 方 雯 / 译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梦中佳人

〔瑞士〕卡尔·史比德勒 著
方 雯 译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梦中佳人

[瑞士]卡尔·史比德勒 著

方 雯 译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:张显吉、沈广起 封面设计:曲刚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行

(长春市东中华路 37 号)

吉林省劳动彩印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199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张:23.375 插页:1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62 千字

印数:1—23000 册

ISBN 7-5601-2008

—3/ I · 91 定价:26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入的4部风格各异的中长篇小说，是从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传世之作。

《梦中佳人》是瑞士作家卡尔·史比德勒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成书于1906年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用幽默的富于幻想的语言，描写了审判官维德与仅有一面之交的有夫之妇、美丽的索伊达之间的一段离奇的“精神恋爱”。1919年，作者因在史诗《奥林柏斯之春》中，以其戏剧性的表现形式，幽默、哀感、生动的对白，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这一独特的风格，在该书中已初露端倪。

《尼尔斯的奇遇》是瑞典女作家西玛·拉格洛芙的成名作，成书于1907年。1909年，作者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通过尼尔斯环游瑞典一周的所见所闻，详尽、生动地将瑞典的历史、地理、风土人情、动植物等介绍给了瑞典的学童。作品一经问世，便震撼了瑞典，风靡于世界，并有26个国家先后翻译出版了此书。

《查理士国王的人马》是瑞典作家伯纳·丰·海登斯坦的代表作，成书于1897——1898年间。1916年作者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作者通过这部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为国“受难是福”的思想。小说主要描写了18世纪时，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士兵（亦即子民），在败退、逃亡过程中的心灵创痛和悲惨遭遇。查理士在身体业已瘫痪的状况下，仍激励着他的子民们为国征战，以此唤起了人民对祖国的义务感和为国捐躯的爱国情操。

《乐土》是丹麦作家亨利克·彭托皮丹的三部曲中的一部。1917年他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作者素以描写丹麦乡村生活而见长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通过对丹麦乡村景致的描绘；通过对乡民生活、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活动的描述，刻画了乡村民众的不同心态。并深刻地揭示了农民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。

目 录

1. 梦中佳人	1
2. 尼尔斯的奇遇	149
3. 查理士国王的人马	403
4. 乐土	561

梦中佳人

[瑞士] 卡尔·史比德勒 著
方 雯 译

1

判官还乡

“车未停稳，请勿往下跳！”

有没有搬行李的小红帽？这是我的家乡？思念得肝肠欲断的家乡？看着乡间警察在走廊上漫无目的地漫步，我想他真的在打哈欠。

“您有没有大件的行李？”

这是一个平常的火车站，破旧、灰暗的房屋也和所有的地方一样，一点也没有焕发引人的光彩或金碧辉煌。难道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的光秃、渺无人迹吗？呸！满天灰尘，刺人的北风，才九月初呢！不论如何，他还是对一件事有把握：在这种虚无飘渺、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，他对爱情的诱感应已是免疫了。

那位愚笨的小红帽，不断地插进他起伏的思潮中，使得他的脑筋无法有效地思考。

“您可好心地帮个大忙吗？”维德问。

“请您很慢、很慢地绕廊柱一圈，算算要几步才走得完。”

“你说多少？六呀！谢谢。现在，您若愿意的话，我们继续走”。那位小人物吃了一大惊，好像突然掉了下巴一样。如此一来，在剩下的一段路上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

一到旅馆，维德就要了一本全市市民名录和住址^①。她的名

^① 瑞士的每个城镇都有居民的名录供人查阅。

字是——现在的名字——不忠的女人——她的夫姓——我想是魏斯主任太太。什么主任？铁路局、银行、水泥公司，有各种各样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主任！好！现在我就把他找到。啊！在这里。而她就好端端地躲在她丈夫的后面。魏斯教授，市立博物馆及艺术学院主任、郡立图书馆的主任委员、孤儿院理事，明斯特街六号。

唉啊！这么智慧超群、成堆的头衔，奇怪！真奇怪！我几乎宁可希望他是个银行家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的确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先生，我不知为什么，但这也不是我的错，我可以想象这位快乐宝贝型的丈夫，一定是位瘦小、不引人注意，有点笨拙、常常不知所措的人，虽然我不能直接断定他一定是可笑的。

那么！明天早上，明斯特街六号。我可以肯定我那位可爱的女士——你可爱的小手指一定不知道你的审判官已来到你周围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拜访的时间之内（大概在十点左右），我走向明斯特街。她对我的出现会有什么反应？可能两种反应：第一种是蹒跚地走出室内，或脸色变红然后自制一下，反抗地直瞪我的脸。若是这样子，我就会以勾起回忆的眼光看着她，迫使她在我面前低下头。等她头一低，我就转向她那位空心大老馆的丈夫。

“我最亲爱的先生，刚才我和您的夫人所演的那出令人迷惑的默剧，的确需要一番解释。当然了，我也已准备好向您解释的话，但是我认为让您夫人自己向您解释比较合乎我的君子风度。”

我是她的债主，但我并不是那种会控告她的人。让她自己告诉您，我是她合法也是比较适当的主人的原因、理由和这中间的来龙去脉。您，我这位高贵先生，只是我的代理，在我的诏令之下替我执行任务，您应感谢我的慷慨允准。现在，您可以完全放心。在我的沉默中已认可您在这桩婚姻的专利权。我对我扮演角

色的权限和应维持的礼貌很清楚。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婚姻或幸福。您家的炉火是圣洁的。我很清楚我的职责只是向您鞠躬后——消失。主任先生，您会慢慢体会出我的消失对您的重要性。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跨进您的门槛。我今天出现也将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，这类事情永不会发生。我以最最虔诚的心向尊夫人表明我对她完完全全的鄙视。她躺在那里，她身体的反应就是她的罪证，这样，我就满足了。但万一您对此事仍不满意，我将留下我的地址。明天一整天我都静候您的指示和恭候您的大驾。对，我大概就这么跟他说——十四号！啊啊！我怎么走过了头？走回去？第十二，第十；愈来愈近了，第八，下一间就是了。不错！这座精致的小房子。多么的清洁，多么的合宜又可爱；开敞的窗上垂着蕾丝窗帘，谁会从房子的外表窥出其隐藏的虚伪？金丝雀的啼声，孩童的笑声——孩子？怎么会有孩子？难道是门牌号码错了？没有啊！是找对了地方。或许——有许多人家住在一起吧？

他一看到门牌上的“魏”，脉搏便急速地增加。“沉着点！沉着点！她才应该感觉五脏七上八下的，而不是我呀！我是她的判官。”拉了铃，三下做二下的跳上楼梯。

“很抱歉！”女仆以甜美唱歌似的声音说。“主任和夫人都出去了。”他原先准备好各式各样的应对方法以便对付任何方式的接待，但是他没料到“没有接待”或“不被接待”这一招。他很讨厌他去拜访时，刚巧对方不在家。

“出去了？”

她竟敢在光天化日下与“那人”出去？当然啦！她有权如此，但是这不只是权利的问题，这中间还牵扯羞耻心与名节。

“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下午会再来拜访。”

“主任夫人今天下午很可能不在家。”女仆竟敢如此说。

“她——会——在——家——的!”他命令后立刻转头走了。

真是个邪恶的人——这位女仆。尤其是她在说“主任夫人”时的声音多么讨人厌呀!下楼梯时他撞上了邮差。

“有一封主任夫人的明信片。”

他竟也如此称呼她。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他们都是世俗的奴隶。若我娶她，他们就会以我的姓氏称呼她。

他从口袋中取出怀表，“十一点半。”在午餐之前正好够时间赶到石女士处拜访。说真的，她家离明斯特街有多远?玫瑰谷区。但若是赶点路……。

熟悉秋阳下的翠菊再次地展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快速地前进。想象他再次见到这位相识已久的女友的情景令他笑得很愉快。他的渴望愈来愈急切，脚步也愈来愈敏捷。他走到花园前，突然停下不动。

“很可能，她不在家。”

你一旦大清早就遇到这种倒楣事，它会像瘟疫一样接二连三的来。不!奇迹!一阵愉快的声音自楼上传来。在友谊的温和光辉中，她下了楼梯，走向他。他们几乎要彼此拥抱，她双手拉着他。

“真的是你啊!坐下，告诉我，所有的事!你近来怎样?”

“我怎么知道?”

她愉快地高声大笑。

“这就是你，你还是你，一点也没变。说一说嘛，不管说什么，好，说一说嘛，我只是要听听你的声音。这样，我才能真正相信你是确确实实地在这里，而不是我自己胡思乱想，是神话，是梦想。”

“你的世界里，梦想和现实总是混淆不清。你若在我眼前消失，我也不会感到惊奇。”

“我脑中的火车是出轨了。”她开玩笑地说。“我的思考无法连贯起来。”

“你要不要我站起来转一圈证明我是确确实实站在你面前吗？”

“不！我宁愿拉着你的手。现在我要赶紧抓住它们，以免你跑掉。——不！真奇妙啊！你几时到的？”

“昨晚——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愈来愈漂亮、年轻了。还有，你的服装永远是最高尚的品味。”

“哦啦啦！甬提了，32岁老寡妇似的女人。怎么说呢——你看起来愈来愈有信心和勇气了。”

“我甚至是自大的，好挑衅的，爱冒险的，我是进取而且积极的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，你应常常保持这样。那么，你是不是预备做件美丽而且伟大的事？喔！我真是全心盼望哩！”

“唉！关于这……”他叹着气说完，望着前面，脸上尽是愁云惨雾似的焦虑。

“你若再露出这种愁脸，”她笑着说，“我是一点也不会同情你，这是胜利后的忧愁或完成壮举之后的空虚？”

这时，远方教堂的钟发出“咚——嗯——”的低吟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用哄他的口气说：“你为何不下午过来喝杯茶，就我们俩人喝杯茶，好吗？”

他极想说好，但又立即记起他的约会。

“抱歉！我已经有约了。”他以不高兴的声音说。

“唉！你看看！你昨晚才到，今天已经排得满满。不过，我不太想过问你的私事。”

“其实也不是什么私事——”他有点不太高兴地供认，因为他一点也不愿隐藏他的懦弱。

“——对你而言，更不是什么秘密。”

“其实，我两点钟在魏主任家有个约会。”

她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你怎么会迷失到这家大家公认是‘社会道德公开的庙堂’里呀！你认识主任先生？”

“不认识，只认得他太太。”

她刹时脸色变了，表情也冷淡下来。

“我就知道，我早该想到。”她转过头去。

“你们只是四年前在一个避暑胜地，有一次萍水相逢的机缘而已。只有一两天吧！”

“萍水相逢？”他大叫。“你怎能这么说？你应该会了解。一两天而已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几天？你用日历算你的生命了吗？我认为生命中的这几小时比平淡无奇的三十年更重要。这几小时就是永恒，就和艺术作品的真实一样，甚至更历久弥新。创造这美的艺术家本身就是这种精神的祭司。”

“事实上，这种艺术仍不能逃掉为人遗忘、散失，成为过去的危险。”

“我不要接受‘遗忘’这种字眼。我对‘过去’更没一点耐性。”

“你与你的幻想或许是这样认为，但其他人在现实满足他们的欲望后……”

“你真的相信主任夫人期待你的来访？若你没去，她会特别感到遗憾？”

“当然，我不相信她会遗憾！因为我的造访无论在任何方面，对她而言，都不是愉快的。而且，我也不想让她愉快。”

石女士沉默一会儿，然后用一种自言自语却又大声强调的语气说：“美丽的索伊达已经是一块切掉的面包，无法再与你续前

缘。她已有幸福的婚姻生活，她完全生活在幸福中。有个教养好、受过高等教育、她敬爱而且也值得她敬爱的丈夫；一个可爱的天使般的男孩，很顽皮，长着一头黑色头发，个性像他母亲一样地固执，刚刚才在学说话哩！——干脆耸耸肩让这一切过去算了。这对你可能没什么重要，但对一个母亲可是很重要的。——除此之外，她还有一大群和睦相处的亲戚朋友，在这群人中她有如鱼得水般的快乐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的哥哥克特是个奇人，一个罕见的天才，她像神一样地崇拜他。”她停一会儿，不自禁地微笑起来。“喔，顺便说一下，我刚刚想到她下午不会在家，与合唱团到乡间去了。”

“这你可错了，她一定会在家。”

“你这么确定的话，那我没什么话说。”然后，她突然很严肃地看着他。“亲爱的朋友，坦白说，你到底要从魏主任夫人那里得到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！”他以一种懊恼的声音回答。

“这样最好，否则你会遭到最惨痛的绝望。——那么，下一次吧！你知道随时都欢迎你来——”她为他开门时，再次强调说：“美丽的索伊达已做他人妇了。”

她一再提醒，而且毫不含糊地、心怀阴谋地说着——她绝对不会相信——他是不会有这种念头的——“喔，不，亲爱的。我对娶这位绝代佳人这回事是已完全免疫了。”这就是她最近从事的活动：生小孩？那么，高贵的女士，莫让我碍你的事。孪生、三胎生，一打小孩，就当我不在好了。反正，随你怎么做——等等，等等，我回答时说我不求于她，是有点不太正确；我必须更正，或说明一下，我要立刻送一张便条给石女士。对！叫电梯那位矮子立刻送去：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一项更正：不是‘没有’任何要求，我要

她在我面前垂下眼睛。您诚恳的维德。”

在饭厅里，人们在墙与墙之间熙来攘往地走动，挨时间。他有时瞪着窗外，有时凝视着墙上的图画，直到午餐送上桌为止。维德的目光停驻在一个黑色相框的政治家的头像上。他的名字自然是看不太清楚。一张强硬的脸，有胆识、有谋略的五官，好像是木头雕刻出来的一张脸。以一种大公无私、深具使命感、加上如火高涨的自信、不眨一下眼的姿态瞪着你的眼睛，使你招架不住，要眨眨眼。他不惯于给人下定义。与人相处时，他也不是很有意见或刻意和人针锋相对。他好不容易拼出这位大人的格言：“一切由小学开始。”是呀！一副矫柔做作的老人应有的样子。他的像和会有这种格言的人倒是长得很一致。世界于此不过是一个教育机构；生活的目标即在学习，然后是教学；事实必须有智慧的气质，智慧则必定有教诲的意味。他仍目不转睛地上下打量着政治家。这时，有个人注意到他，从他的肩膀上看着那幅头像。

“真是一幅很杰出的头像。”那人用一种羡慕的眼光品评着。

其余的客人像跳蚤聚在塘边一样的聚过来。尊敬的评语再度响起：“一位伟大人物的头像。”

他一定很重要，且深受人爱戴，因为他们坐下后还继续不断地谈论着他。在这些七嘴八舌的谈论中，他偶尔听到他的姓。——索——等一等，他听到他们在说什么？——索——。这不是她以前的姓？可能是她的远房亲戚。

“他有没有子嗣？”一个耳语似的问句。

“两个。”这就是答案。“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”

“儿子不怎么样，我不太认识。他是个写诗的。女儿嫁给那位有名的魏主任，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女性。每当她走过街头时，路人都会转过头来注视她。高挑、骄傲，皮肤像南方人一样黝黑。她的祖母是意大利人，热血奔腾——真是个魔鬼——但是她

光明向上，尊重社会道德的规范。没有人能说她一句坏话。她就像她已逝的父亲一样，热情、爱国。”——这是她父亲的头像？理智呀！醒醒吧！动动脑筋呀！在这种事实摆在眼前后，你应该可以想到许多事情。但他懒惰的理智稍微抬了一下头，然后便漠然地，低下头睡着了。他的理智就像一只躺在街上的狗，听到送牛奶的人走过一样，毫不起怀疑涟漪地又睡下了。“这种事实，对我的理智而言，是太愚蠢了。”

吃完后，维德问领班，到哪里可以看报纸。

“您最好到火车站附近的‘咖啡笑话’咖啡店去，任何一位小孩都可领你去。”

咖啡店的大厅里，客人挤得满满的。但他仍在窗边找到两个空位。人们来来去去，笑闹着，四处走动。但没人坐到他面前的位子上。

这里就和任何地方一样！维德！这的确是确确实实如假包换的事实，你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。

——真是笑话！多么奇怪的想法。在这群人中我信赖的守屋者^①在何处？为什么不呢？他可能就是这位念着报纸的人；可能像坐在后面那位有着一头微秃的黑发、带着两个镜片式眼镜、脸长得像羊的人。他不可能是阿杜那斯^②吧！即使是你深爱着他仍不能使他变成阿杜那斯。他除了当教授必备的那一点小小精神之外是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。守屋者，守屋者。若我能给你劝告的话，我劝你别太依赖你在书本中所读的，否则在一个黑色的早晨，你的裘诺天后会称你为“讨厌鬼，无聊博士”。事实上，根据正当的规则，他应过去与他搭讪，趁机取乐他一下。只要我能确定这就是他，唉，不论如何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二点十分，

① 屋主不在时请人看守屋子的守屋者。即谁会是那位丈夫。

② 希腊神话中青春美少年，人见人爱。

还有四十五分钟，时间过得可真慢啊！——哈！一个多么高贵英俊的人走过来！啊！年轻女人梦中的王子。一个可以攀龙的人物，是一张极高级的长期饭票。若我能唱歌我就要开口唱了：他是最最伟大，丘比特的发，这位迷人的海克力斯^①令我想起谁——对了，红心老 K。哇！年轻处女们要大声哭号！看看他的结婚戒指，再看看他心满意足，一副有子万事足的样子，他已是为人父了。他脱外套的方式是多么的小心翼翼啊！在脱下外套后，天衣无缝的白衬衫已展现无疑！现在是——我相信他是朝我这边走哩！欢迎！您这位杰出出众的人。红心老 K 带着客气的微笑坐下来。他拿出雪茄盒子，伸到我面前：“我可以不拘礼节的请您抽吗？”

“谢谢！我不抽烟。”维德说。但你看那个雅致的绣花烟盒子，一定是他的太太绣的。老 K 以国王似的姿势拿起插图的杂志说：“我可以——。”他一边看，一边用手敲着桌面，他的手指修饰、保养得多好呀！红心老 K 好像对杂志很感兴趣专心致志地念着，但是维德宁愿与人聊天。显然，红心老 K 对他的午餐很满意。

“你是外地人？”老 K 开始以犹豫的口气说开场白——他浑厚的喉音好像要加强开场白一样。我们这里粗俗方言的对话，对你而言，应是很难懂的。”

“我不是外地人。”维德简短地截断了他的话题。我生在此，长在此，只是我住在他乡很多年了。

“这样更好，这样，我有幸可以向一位同乡致意了。”这番谈话后，他又埋在报纸中。他脸上有自我满足、自我陶醉的样子。“他好像在咀嚼婚姻的乐果。”

^① 海克力斯：宙斯私生子，孔武有力，独立完成许多壮举，是希腊神话中第一位英雄。